

新編
全本

印
光
法
師
文
鈔

梁
智
超
跋
署

三
十
四
卷

印
光
著

北
京
大
方
廣
華
嚴
書
局
編
注

中
華
書
局
出
版
社

新編
全本

印
光
法
師
文
鈔

梁啟超敬署



編三 四十卷

印光著 北京大方廣華嚴書局編注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印光法師文鈔卷十四

復丁福保居士書一

適接來書，不勝慚惶。印光以隨行粥飯僧，迫不得已，搬出許多殘羹餽飯以塞責。其氣味酸臭，形質腐敗，瀆人法眼。而蔚如喜其有益餓者，為之傳布。閣下縱亦欲引餓者飽餐王膳，先以此種接其氣息，則已甚屬垂青過盼。何得以省庵之後，推為第一。使光能為省庵提鞋，當不至搬弄出此種過活，況曰文章奪過乎哉。擬人必於其倫，閣下愛光雖深，其如自己失言何。須知省庵之後，有大高人，其過與否，不敢以凡情妄斷。當在比肩齊驅之列，絕無稍

遜其學問見地操持德業者，徹悟禪師也。蓮宗十祖，毫無慚德。光尚不敢謂為後裔，況曰同列乎哉。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，隨類現身，事多義廣。光昔欲修普陀志，徧閱群籍，悉會萃而輯錄之。其有人所疑議不能徹了處，加以評論。以期於凡屬同胞，咸沾恩澤。但以宿業不消，有目如盲，無從措手。今閣下發此大心，可釋印光一大憾事，感極慰極。白衣咒未見出處，想菩薩俯順劣機夢授之類也。然以至誠心念者，無不所求皆應，有願必從。但佛門知識，不以此教人，以無出處，恐啟人杜撰，及妄謂佛經皆非的確從佛國來，多屬後人偽造之端耳。俗念增數句，乃祝願之詞，有亦無礙，無亦無礙。王漁洋所記未附入函，亦不須寄來。菩薩隨機施

化，不可以常格測度，豈可以凡夫知見而為判斷。但當仰信而奉行之，則其利溥矣。杭州昭慶經房，有觀音靈感賦，但內中叙事多有節略過甚，詞不達意處。又有觀音持驗記，閣下不知有否。去歲孟由托蔚如由東洋藏抄出寄來，係周克復集，祇二四十頁。若無，祈函示，當即奉上。海南一勺，其事迹甚多，皆堪採集。光愧目力不給，不敢從傍輔贊。倘目力好，當為閣下效力，令成完璧。雖死亦無遺憾矣。昨已與雲雷函，令為光印五百部文鈔。其留板用紙等，皆祈伊與接洽。今日法雨有開祥大師至申，令交雲雷一百洋元，閣下五十元，亦交雲雷。迨其印出，令彼按書價算，五十元共請多少部，分做兩分。一分知會閣下，自差人去印書館取。一分直

寄普陀交光。此番所請，光實無力奉送。其一百元書，乃為二三友人預備而已。（六年三月四日）（按 應在民國七年文鈔出版之後）

雲雷信，祈送洋時持去，彼不常在館，當於下午五句鐘去，則不錯過。

復丁福保居士書二

昨接佛學初階一書，不禁感愧之至。光乃無所知識，強應世緣，隨自己愚見所說之蕪語^①，雖意稍可取，而文不雅馴。閣下於後載其數篇，恐大雅通人閱之，或譏閣下失審矣。閣下唯以啟人正信為心，光去歲曾擬以佛學起信編結緣，閣下乃以自己發心，拒不取資。今有福建福寧福鼎縣北關高邵麟者，宿有信心，近數

年來專修淨業。三年前光曾與伊寄去經典數十種，約值廿多洋圓，以其地僻居山中，兼以苦寒，無力購請故。近一二年又有陳延齡者，亦當縣北關人，蔡茂塘者，乃南關人，每有信來。光去歲將所刻安士全書，三人各寄一部。伊等亦欲利人，遂於秋間起一講演會，請一僧人放蒙山一堂，大家同念佛回向，然後隨自力講演善惡果報及淨土法門。去歲人會六七十人，今年祇有五六十人而已。伊等以當縣從元明來，未聞一開講會，今夏特請臺宗法師講經。然此事亦不過發起當地人之信心而已。若曰解了其義，則實非易事。況地方窮苦，亦不能常常舉行。竊念閣下所著佛學初階，於彼頗為合機。以其先說因果，後說淨土，凡通文義者，皆能領

會。讀之者，自有欣欣向榮，欲罷不能之勢。演說者，亦可就文宣說，不須東摘西採，誠為勸善人佛之初步。本擬令彼等向貴局購請，但恐彼等法財不給，或致失利。倘閣下肯發大慈悲，行大法施，寄三幾包去。令彼每月按文講演，俾當縣人民，悉知因果，咸修淨業，其功德固勝於施富貴人千萬倍矣。其佛學指南起信編，六道輪回錄，亦各寄一二冊去，以便彼等採取演說耳。如寄，當於皮面寫福建福鼎縣北關交高邵麟收。佛學初階末後之靜坐法精義，名實不甚符合，似宜云諸宗要典略紀。至下似宜云，近來刻行佛教諸宗之著述極多，若不得其要，或恐望洋而退，以故於各宗中擇其要者標示一二。欲研究某宗，先取某宗之要書讀之，自可

由約而知博，一了而百了矣。去歲印光蕪鈔寄來時，擬為高邵麟等寄三幾包，以每年二月有李俊景居士（亦在北關，其人樸實，不通文理）者，陪諸善信來山進香，欲待其來，令彼帶去。誰料今年未來，後以要者多，故致散完。待印書館出書，當將閣下樂施之書寄去，令彼當縣人民，沾閣下之洪恩於無既也已。（民六年四月十八日）

注：①蕪語：印祖自謙之詞。

復丁福保居士書三

印光幼失問學，長無所知。寄食普陀廿有餘年，一切緇素，概無交遊。不意閣下以博學鴻詞，宏宣大教，俯賜大著，而且稱之為同志中之同志，感愧無極。光生即病目，今年臨耳順，衰頹愈甚。

不但大著之字不能多看，即藏經之經寸大字，亦不能多看，宿惡業力，奈何奈何。一二日間，稍事涉獵，見其注語頗契初機。語語有根，言言合道。不謂於今得見斯人。其中亦有光見不到處。欲逐一請教，以除疑障。繼思我未明心，人有異見。昔於佛學叢報，頓起杞人憂天童子贊簣之念。因上章程九條，企其改定成規，有光法道。一乘居士置之不閱，今敢又蹈此敗辱乎。今寄印光文鈔一本，祈垂塵政。此鈔係海鹽徐蔚如排印施送者。民國二年高鶴年至山，給印光蕪稿至滬，黎端甫令錄四論以登報。彼固知光素不欲人知，遂以上佛學報館書之別名署之。徐居士見之謬加佩服，徧詢其人而不能得。既而知為印光，即托狄楚青為紹介，欲於未

會之先，預通信札。光以人微德薄，學業膚淺固辭。彼遂徧詢友人，得其蕪稿若干篇，並佛報中所錄，排以刷印。今春三月末，持三十本至山訪光，又將其餘蕪稿，一併要去。擬欲將已印未印一併編輯，刻諸棗梨^①。光數十年來，無事不親翰墨。或為人所差，及與友叙懷，秃筆俗話，絕不堪觀。彼既謬加贊賞，祇可將錯就錯任緣而已。其文鈔中，尚有上十錯字，以目力不堪，故未曾標。宗教不宜混濫論，被佛報館添百餘字。一往觀之，似乎暢順，細心研之，頗不安適，因令仍依原文錄之。普陀乃香火門庭，專心研窮經論者少。兼以印光絕不預事，不與士大夫結交，識人甚少，無由推行經股勝事。然一念愚誠，竊為閣下貢之。流通佛經，非報紙小說等

比，必須慮及久遠，方有實益。鉛印雖便，究非久遠之計。以鉛印墨中，多加藥汁，久必褪落。宜刊木版，方可傳遠。印光上佛報館書，正為此事。文鈔所錄，乃為友人節錄數段耳。異地同心，異室面談，既以同志相許，當不以不隨某某之贊譽見責也。（民六 六月十八日）

注：①棗梨：字模以棗木、梨木的爲上。刻諸棗梨，代指刊行。

復丁福保居士書四

印光於十八日奉上蕪函及拙鈔，不知曾收到否。不意閣下亦於茲日復示手教。其同心相感歟，抑偶然符會爾。所云念佛儀軌，須分同衆獨修兩種。若同衆修，當依日誦中念佛起止儀，庶可通途無礙，彼此攸宜。至於獨修，雖可隨人自立，然其念誦次第，不

可錯亂。所云放下身心，閉目凝神，念淨法界護身咒，及默想贊佛偈，禮佛及三菩薩畢。若誦經，則誦彌陀經一徧，往生咒二徧畢，然後朗念贊佛偈畢，即接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接引導師阿彌陀佛。即唯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宜圍繞念，或數百聲或一千聲。末念觀音勢至清淨大海衆三菩薩，然後念發願文。文畢念三白歸。是為一期起止。若欲多誦經，多持咒者，當另立一誦經時。若一時並行，當先誦經，次誦咒，次贊佛念佛，次發願三歸。此決定不易之次序也。

十念一法，乃慈雲懺主為國王大臣政事多端，無暇專修者設。又欲令其淨心一心，故立盡一口氣為一念之法。俾其心隨氣

攝，無從散亂。其法之妙，非智莫知。然祇可晨朝一用，或朝暮並日中三用，再不可多，多則傷氣受病。切不可謂此法最能攝心，令其常用，則為害不小。念佛聲默，須視其地其境何如耳。若朗念無礙者，宜於特行念佛儀軌時朗念。然祇可聽其自然，不可過為大聲。過為大聲，或致傷氣受病。倘所處之地不宜朗念，則祇可小聲念，及金剛持。其功德唯在專心致志，音聲猶屬小焉者耳。除特行念佛外，若終日常念，固宜小聲念，金剛念，默念。以朗聲常念，必至於傷氣。未證法身，必須調停得中，方可唯益無損耳。朗念費力，默持易昏。散持雖亦功德難思，較之攝心淨念，何啻天淵。光於此數則，曾頗費研窮。去歲得一巧方便法，書示知己，皆同贊

嘆。若已成片，固不須此。若未成片，及一切初機用之，皆無不宜，唯益無損。閣下即無須此法，亦當為修淨宗不得其門者試之，以普告來哲云。其法在印光文鈔第四十五紙第八行下，祈檢之。前見大著贊佛偈，相好光明，作相色光明，意其排印偶錯耳。今函又作相色，知閣下有意改之。夫此八句，乃宋桐江瑛法師，撮舉淨土三經之大義而立。無一字無來歷，何得妄改。觀經云，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相，一一相中，有八萬四千隨形好，一一好中，有八萬四千光明。閣下深通佛法，何以見不及此。兩箋注中，此類甚多。光擬欲詳言，恐人不見諒，故曰我未明心，人有異見。茲因虛心下問，不妨特發其凡。閣下果真為佛法為衆生計，當不以衝突見責。

若唯欲贊美，當向趨時附勢者商略。印光雖劣，不願行此蹊徑。王耕心彌陀衷論，不識如來權實法門，不識衆生根機差別。凡有與己不合者，皆指之為誤。抹殺千五百年諸善知識，獨推出一省一大師，以顯己之由聖師傳得佛真宗。雖曰弘法，實伏壞亂佛法，疑誤衆生之深弊。其書斷斷不可流通。周孟由曾向光贊其痛切，光略說其弊，彼猶不死心，遂寄其書來。光宿造失目之業，今敢仍蹈此轍，遂極陳其弊。彼猶未能盡信，將光之書寄徐蔚如，蔚如謂光所批判，具有特識，因將楊仁山駁語見寄。孟由將彼此所說，一併見示，故知印光實非臆說。而仁山先生駁語，多在文言，印光駁語，多在大體及心病耳。流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須求契理契機，斷

斷不可師心^①自立，矜奇炫異，以取悅一時新學知見而已。既屬知己，不妨直詞以進。（民六 六月廿三）（按 贈送文鈔，當在民七春見徐居士送來文鈔之後）

注：①師心：以己見爲是。

復丁福保居士書五

前月廿八日敬接惠函，併所著儒佛諸書，捧讀之下，感愧無極。印光尋常粥飯僧耳，無事不親翰墨。迫不得已，秃筆俚語，聊取塞責。何得過為贊譽，致失切磋琢磨，麗澤輔仁之實益也。閣下博學多聞，為儒門躬行君子。所著讀書錄，及少年進德錄等，悉皆精微純粹，吾無間然。允為聖教金湯，後生模範。至於佛經箋注，